

撞響生命之鐘

張軍

那地方叫鐘鳴，是中國大陸安徽省銅陵縣下屬的一個山區小鎮。

1985年秋天，我隨著一支測繪分隊駐進了鐘鳴鎮，為一座計劃開發的鐵礦測圖施工。剛下火車就高興地大喊大叫，說這下子可好了，從此天天都可以聽到鐘聲了！可高興不過三分鐘，當地老鄉便兜頭給我潑了盆冷水。說這地方雖然叫鐘鳴，委實是因為鎮南十多里之外有一座鐘鳴山。山上曾經有過一個清涼寺，鼎盛的時期有著99間半的廟宇，僧侶近百人。後來那寺院毀於戰火，僧人也全都流散了，所以這小鎮雖然叫鐘鳴，可他們人老幾輩子已都沒有聽過鐘聲了。

為了這個丟失了鐘聲的鐘鳴小鎮，我大失所望，心猶不甘，對那個惹是生非的鐘鳴山忍不住就要多看幾眼了。那鐘鳴山和小鎮之間橫亙著一塊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地平原，還隔著幾座植被茂盛的山頭，只是鐘鳴山遠遠地比別人高出一頭，就像羊群裡裹著一峰大駱駝，高高地揚起細長的脖子，四圍青山遮不住，一枝獨秀入雲天。但是出奇的地方還不在這裡，因為駱駝的頭顱通常都是很小的，而山峰的頂部也是愈高愈尖。可唯獨這鐘鳴山的構造不拘一格，那細長的脖子上居然長出了一顆碩大無朋的腦袋來，那可就不像駱駝了，不，分明是一口巨大的石鐘，被高高地擎舉在白雲之上！

我忽然明白了，那鐘鳴山，一定就是由此得名。

那山體之鐘，形鐘而非鐘，當然是撞不響的。只是四面八方的人們遠遠地欣賞那口浮上雲端的天外飛鐘，盼望著那種響徹雲天的悠悠鐘聲，這更是一個美好的願望。所以鐘鳴小鎮本身也沒錯，聽不到鐘聲是情理中事，何以橫加指責呢？

自聊自慰，我又釋然開懷了。

巧合的是，測繪分隊給我分了一間臨時宿舍，那視窗正對著鐘鳴山。窗前擺放一張辦公桌，桌上架設一台傳統的中文打字機。我時常要在打字機上工作，累了就抬頭看一看那別具一格的大山。深深地喘上一口氣，想一想需要多高的個頭，多大的臂力，多長的杵杆，才得以撞響那口天外飛鐘；又需要多麼博大的胸臆，多麼靈動的精神，才能夠承受並領悟那雷霆激蕩驚天動地的鐘聲。

那時候，我的內心其實很苦悶。因為走著一條佈滿荊棘的文學路，置身環境又是一支浪跡天涯的測繪單位，專業不對口，舉目無知音，弟妹們都已經結婚生子了，我還沒有接觸過任何一位異性。看上去心存高遠，有志人生，每日高高地昂著腦袋，其實，憋著一肚子苦水，裝出滿臉輕鬆罷了。

那鐘鳴山靜靜地看著我，默默地傾聽著一顆心靈的傾訴。倒像是聲息相通，自然和諧，真正地懂我，而且容我了。這讓我感到寬慰，受到鼓舞。

於是有一天，我便領著幾個夥伴，登門拜訪去了。

我們沿著那條從鐘鳴通往南陵的縣級公路，騎自行車走了大約5公里的光景，便開始棄車登山了。那是一條用石頭修造的石階山路，

有五米來寬。雖然年代久遠，依然保持完好，走在上面毫不費力，很是舒服。大約也走了5公里的路程，中間看了幾處殘留的文物風景，順著山勢拐了幾道彎，便接近了那狀若飛鐘的巨大岩體。就從那岩體的下面繞到山南，眼前的情形猛地一變——哈，四面青山在這裡挽起手臂，中間圍成一個深不可測的翡翠山谷。那竹海揚波，蘊霧生雲，曲徑通幽，微風清涼。果真脫離了凡塵俗世，令人飄飄欲仙了！

這裡不僅風景獨好，還有一些牽人情思的文物遺存。比如保存佛骨的靈骨塔，綠水依舊的養生池，歷盡滄桑的甜水井。尤其是那座毀於戰火的古寺院，居然幾進大殿的臺階還在，輪廓清晰，一切都好像是昨天的故事。只是那廟宇劫後餘存的建築材料，已經被人挪做他用。就在那廟宇正南下方的空地上蓋起了一座小禮堂似的建築，大門的上方還懸著一顆色澤斑駁的紅五星，刻著「列寧小學」的字樣。據說這裡不僅是抗日戰爭年代的列寧小學，還做過新四軍的後方醫院。就衝著這份履歷，也足以證明其年歲的久遠了。山頂上沒有見到人，我們在古寺院的遺址上各抒己見，感慨一番，注意力又集中到那口天外飛鐘上。繞著那鐘形的山岩細細考究，不意竟在山體的北面發現縫隙，那天外飛鐘不僅外形像鐘，而且內部中空。我們走進山體的內部，盤旋而上，居然登上了絕頂。哈哈，這天外飛鐘果真敲響了，那震天價響的鐘聲裡，我們就是一群滿天飛舞的音符呀！

那山體大鐘的頂部，也不過就是一個不足50坪的石台。四下裡高崖萬丈，雲飛霧揚，看下去令人心驚膽顫，小腿發酸。即便是激情滿懷，也不敢張牙舞爪。我們老老實實地坐下去，擠成一團，飽飽地感受一回高處不勝寒的滋味。那山風真的太大了，一不留神就會把人像樹葉一樣給吹跑了。可大家卻又捨不得早早離去，實在也是經歷奇

特，機會難得。下界雲霧疾走，頭上天光大開，我們像是乘上了太空船，浮上雲端，乘風破浪，這就變成神仙了！

下山之後，我們自豪無比，迫不及待地要炫耀一番。

卻不料，鐘鳴鎮上的鄉親們竟然搖頭歎息，說我們白白地爬了一趟鐘鳴山，居然沒有拜訪鐘鳴長老。山不在高有佛則靈，水不在深有龍則名。這鐘鳴山上的寺院雖然早就沒有了，可始終有僧人結草廬而居，撷野菜蔬食，在廟宇的廢墟上持信守法，虔心禮佛，苦苦地守候著一個精神的家園，那真是一個無名的聖僧呀！我和夥伴們面面相覷，都覺得這不太可能，我們在山上的確沒有見著人。鄉親們卻說，那是千真萬確，無名僧人是這座廟宇的正傳之主，年僅7歲就被當時的方丈迎進廟門——用今天的說法，也就是他們選定的轉世靈童——少小聰慧，過目成誦，可惜還沒等到他長大成人傳承衣鉢，寺院便橫遭兵燹之亂。僧人們死的死；亡的亡；離的離；散的散。只剩下年已古稀的老方丈，領著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徘徊不去。每日清理廢墟，點瓜種豆，晨鐘暮鼓，香火不斷，就這樣度過了一年又一年。後來，老方丈圓寂了，孩子依然孤守著那方土地，從青年，到中年，到老年。今天也是一個古稀老人了，還是那樣執著，那樣誠信，那樣善良，默默地守護著自己的佛主。不求富貴，不事張揚。真的，山下的百姓們幾乎從來就沒人見到過他，不知道他法號如何，年高幾許，甚至是不是還算是和尚，因為這中間又經歷過一場人間浩劫。那「史無前例」的文化大革命，造反的紅衛兵們也毫不含糊地衝上了鐘鳴山，徹底地毀壞了一批埋藏著世代高僧骨灰的塔林，還把那無名僧人給揪下山來，強迫還俗，指配成婚，那無名僧人只好守著一個女人，老老

實實地過了十多年的俗家日子。直到盼來撥亂反正，落實了國家的宗教政策，他立刻又迫不及待地逃出家門，回到那古廟宇的廢墟上，匍匐塵埃大哭一場，又點亮一盞清油小燈……

無名僧人的故事，讓我嗟歎不已，思味無窮。

再推開窗子，眺望那口天外飛鐘，忽然就有了一種全新的領悟——大山有靈，古廟有魂，那天外飛鐘更不是陡具外表的啞然山體。不，那無名僧人的命運旋律正在藍天下飛舞，在白雲間升騰，耐人尋味，絲絲牽情。

大約又過了一個月，我獨自一人重訪鐘鳴山。

夥伴們誰也不肯陪我前往。天外飛鐘爬上去了，天外風光領略過了，鐘鳴山揭開了神秘的面紗，也就失去最初的吸引力了。夥伴們還極力地勸阻我，說那不就是一個半死不活的糟老頭嗎？幹嗎要大老遠地趕去看上一眼？值得嗎？再說了，這畢竟只是一個民間傳說，所謂十里無真信，萬一根本就沒有這麼回事，白白地捉弄你一回，冤不冤呀？我沒說什麼。知道有些事情說不清，再多的解釋也沒用，只是心裡酸酸的，有一種說不出滋味的悲哀。搖搖頭，歎口氣，竟自去了。

這次上山很順利，走完了那五公里的石階山道，剛剛轉過山坳口，迎面就遇上一個面容清曠的老人。而且不用別人介紹，我一眼就認準他正是我要拜訪的人。因為他那耳大垂輪，目光精湛，滿臉佛相，一身清涼。上前問個訊兒，果真是那位孤守空山的無名僧人。我心裡那個高興呀，真是千里有緣來相會，他老人家像是在專程地等候我呀！

老人把我領回他的住所，卻不再是人們傳說中的結廬而居，實際

上也就是那幢小禮堂形狀的大房子。那房子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新四軍的後方醫院，辦過列寧小學，全國解放後又成了縣上的深山藥材收購站。也是山高路長人跡罕至的緣故，生意實在好不了，最後誰都不要了，成了山民們季節性光顧的羊圈。老人便把它裡裡外外地打掃乾淨，做為自己的棲身之所。那房子很大，空間很多，老人只佔用了居中偏右的一個房間。室內擺設簡潔明快，一如家常，只是朝北的那面視窗很大，玻璃也擦拭地分外明亮。我漫不經意地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心裡卻猛地顫抖一下，那窗外不遠處就是依次升起的臺階，古廟宇大殿的廢墟赫然陳列在天地之間，一磚一石，盡在眼前！再看那窗臺上，一支線香青煙如絲，一盅清水波光似淚，顯然這立軸之地，就是一個意蘊無限的道場了。我輕輕地歎了口氣，感覺著自己的眼睛也潮濕了。

老人卻豁達，滿臉帶笑容。我們在一張八仙桌兩邊對面落座，談論的話題更是輕鬆自在，海闊天空，像是一對心有默契的忘年之交，神遊已久的同道朋友。無拘無束，想啥說啥。我當然要說起上次的遊山未遇，還有四鄉百姓們津津樂道的無名僧人守廢墟的故事。老人哈哈大笑，說不管有廟無廟，他的根在這裡，他的佛在這裡，他不守在這裡，還能到哪兒去呢？問及他的法號如何，年高幾許，老人只是搖頭，輕輕歎息，說：廟宇不存，劫難未了，和尚無顏稱法號；功課未果，宏願難就，年過百歲也不足道！說起佛理，老人給我談起五戒十善，四攝六度，也就是簡單的名詞解釋，點到即止。倒是對趙樸初先生的人間佛教津津樂道，出世即入世，功德在人間。我深感驚詫，這和尚守在大山裡，怎麼一點也不顯得孤陋寡聞呢？老人又笑了，指了指床頭上的收音機，說山頂上的訊號特清晰，全世界的節目都收得

到，太陽出山又落山，他每天都比別人見的早呢！

相見恨晚，談興更濃，可惜時間過得太快了。

告別老人，我沿著石階走下山崗，只覺得渾身輕鬆，滿心歡喜，似乎眼前的一切都變的清澈明白了。回到測繪分隊，融入世俗的人流中，我的心態竟然也和以前大不一樣了。似乎把一切都看得輕了，淡了，也就豁然開朗了。那時候，我對佛教其實還沒有多大瞭解，對孤守高山的無名僧人也並不是出於宗教感情，而只是一種高尚人格的嚮往。現代人的急功近利，淺薄尖酸，和那心沈意定清風白雲的老人相形參照，實在是彩霞飛天，爛磚鋪地，天壤之別，不可類比！

春節將至，單位放假了。夥伴們都忙著去趕火車，迫不及待地回家去和親人相聚。唯獨我一個人自願留守，要尋求一份閑遐，一種孤獨，一縷幽遠而寧靜的心緒。下雪了，天冷了，宿舍裡燒起木炭火，門窗自然也都關閉起來了。我推著鍵盤操縱那台傳統中文打字機，卻覺得那鐘鳴山上的一切愈發貼近，就近在眼前了。一幢年久失修的大房子，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，飛雪狂舞，林濤轟然，青燈木魚，線香裊裊，讓人砰然心動，坐臥不安。

我決心要上山去看看老人。

儘管天上飄著雪，集鎮上還是很熱鬧，大家都忙著採辦年貨。我不知道佛家是不是也要過春節，只是摹仿百姓們的樣子，在集市上選了一個大竹籃，採購一些素麵香燭糕點之類。看到別人都在寫春聯，尋思著是不是也給老人捎一付春聯？可是，萬一佛門根本就不時興過春節，那還用著貼春聯嗎？就這樣思來想去，春聯最終還是沒有寫，詞倒是想出來了，上聯是「天上一年是一天」，下聯是「地上一天算

一年」，橫批「快樂神仙」。說白了，我真的不懂什麼工整對仗，只是想逗老人開心。我把打字機裝上紙，把自撰的春聯給列印出來，總覺得有點非驢非馬，不太像那麼回事。索性也把它塞在籃子裡，一併給帶到山上去，就向老人求教吧。

山上高寒，積雪難融，那果真是一次艱難的跋涉。

老人也有了很大的變化，顯得面色黑黃，消瘦的多了。只是笑容依舊，豁達樂觀，說其實也沒什麼，他只是生了一場小病，在床上躺了好些天，這都已經過去了。真的，他是完全好起來了！我搖頭，歎息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我極力勸他跟我一起下山，我那裡有吃有住，有醫院，天氣預報說近日還有大雪，老人家畢竟年事已高，孤自一人守在這大山上，那太危險了！老人哈哈大笑，說出家人一心向佛，還顧得上這些嗎？老人寬慰我，說他的情況其實很好的，佛祖保佑，這古寺院的廢墟上到處都是肥沃的土地，隨便種上一點豆麥瓜果就足夠他一人享用了。縣上每月還給他發一筆小小的生活費，多少是個補貼。十里八鄉的鄉親們其實一刻也沒有忘記他，隔三岔五的總會有人上山來看看，老人還給我指看那幾簍子木炭，一堆菜蔬，說瞧見了沒有，那是昨天才送來的！佛哇，大象無形，大化無蹤，那其實就是根植在人們心底裡的一縷善脈，慈悲天下，福澤無窮呀！

我心有所悟，熱淚滾滾。

下山之後，天上果然飄起了鵝毛大雪。

也是爬山太累了，那天我早早地就睡下了。睡夢中，還惦記那山上的老人。像是在觀賞著一部電影，老人一顰一笑，神情生動，不知要對我說什麼，只是一點也聽不清，就在我束手無策乾著急的當口，

吹起一陣清爽的風，那天外飛鐘轟然雷鳴。真的，我明白了——正是那位孤守深山的無名僧人，一生追求，持德有恆，終於撞響那口山體之鐘！

第二天，大雪停了，只是白雪皚皚，溝溝壑壑，這就是封山了。

眺望著那銀裝素裹的鐘鳴山，我深深地吸了口氣。似乎還能聽得到那不絕如縷的鐘聲，感受到那觸及心靈的律動。情不自禁地念一聲：南無阿彌陀佛！

就在這一天，我接到一紙調令。接著便有人趕來，和我交接工作，安排行程。等到春節過後，冰雪消融，我已經到了千里之外的古城滎陽。後來又去了嵩山，去了洛陽，去了新疆，去了內蒙，去了海南，去了西藏。一個如牛負重的苦行者，浪跡天涯的尋夢人，再也沒有回過安徽皖南，見過那位鐘鳴山上的無名僧人。只是，無論我走得多累，活得多難，心裡總有一片晴朗的天空——那春風徘徊，暖意留人，一抹染透紅霞的喜悅，一縷催人猛醒的鐘聲……

感謝鐘鳴長老，那歷盡劫難的人間活佛，撞響我的生命之鐘。🕒